

語文補充讀物

年輕的心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內容介紹

本書寫的是一個工廠的老煤氣工人顧師傅的故事。他在这廠裏幹了四十年的活，对舊的爐子是那麼地熟悉、親切和熱愛。当他听說舊爐子要改裝自動化的時候，他就就心像他這樣年老的工人會沒有工作做。因此，他对爐子自動化表示冷淡。一天，他到医院裏去看老朋友老曹的病，知道老曹的病完全是長期在煤爐裝備不好的條件下染上的。他这才認識到爐子自動化的好處。在討論爐子自動化的會議上，領導上宣佈他仍舊是煤氣爐生產組長，他非常感動。他覺得自己文化水平低，不能掌握新技術，就積極地學習文化，刻苦地鑽研技術。這個老年人的心，越來越年輕了。這個故事充分表現了老工人顧師傅那種純樸、真摯的感情和熱愛工作的優秀品質。

書號：0419

年輕的心

著者：艾 明
插畫者：費 聲
出版者：通俗讀物出版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
(北京香餌胡同73號)
印刷者：北京市印刷一
(北京西便門內南大道乙一號)
發行者：新 華 書 店

開本：787×1092 1/36

字數：8千字

印張：2/3

定價：(4)八分

印數：1—9,000

1955年6月第一版

1955年6月第一次印刷

I 247. 7

66

離開不到一年，再回來，工廠已經面目一新了。

我沿着通向煉鋼部的大路走，這條路現在也變了樣子了，路面上一層^(チン)厚厚的鋼渣，洒上灰黑色的細煤屑^(チセ)，經過的時候，脚下就響起輕快的沙沙的響聲。路邊一座白色的水塔，也是新建的；高聳^(チン)在半空的水塔尖上，掛了一幅^(チン)巨大的畫：毛主席站在一張桌子前，手裏拿着鉛筆，指着桌上那張新生活的設計圖，臉上閃着安詳的慈藹的^(チン)笑容，好像正對大家說：“應該這樣做啊！”

現在正是早晨。太陽昇^(チン)起不久，一切都在閃光。烟囱^(チン)、屋頂都抹上了一層淡紅色。一九五〇年工人們自己在大路兩邊栽下的樹苗，已經長得很高了，秋風吹着，

每片葉子都輕輕地搖顫着([顫]讀)。大滴大滴的露珠正從葉子上淌([淌])下，把樹葉洗得像上了綠釉([釉])似的。我走着，看着這一切，又似陌生，又似親切，幾乎忘記自己曾在這裏生活過一個時期，而是到了一個新地方。

“啊哈！老艾([艾]), 什麼風把你颺([颺])來的！”

聲音很熟，我回頭一看，見是工會主席老趙([趙])。他向我跑來，我的手一下子被他的大手握住了。

老趙興奮地笑着，眯([眯])起眼睛打量着我。我也笑着說：“你看，才離開幾個月，現在連路都認不得啦！”

老趙大笑起來，說：“你要再遲些時候來，嘿([嘿])，我看連大門都找不到了哩！……”接着又說，“住下來好好看看吧，機器，廠房……還有人，對啦，人也不同啦！”他忽然扯一下我的衣袖，好像告訴我什麼秘密似的，“走，我領你去看，裏面有不少故事哩！”

我隨着老趙去看新建的自動化煤氣爐。我們先到了煤氣爐外面的休息室。這是一間兩丈見方的普通屋子，裏面還留着新刷的泥粉的氣息。我們進來時，一個人正伏在桌上用鉛筆寫着什麼，我認出是廠裏最老的煤氣工人顧師傅（ $\frac{F}{付}$ ）。

“顧師傅，你寫什麼啊，這樣緊張？”

顧師傅抬起頭，看見是我，就從桌旁站起來了。我一面和他握手，一面向桌上看去：桌上鋪着一張白紙，上面寫着歪歪扭扭的（ $\frac{歪}{x}$ 讀）阿拉伯字。這時老趙對我解釋（ $\frac{尸}{式}$ ）說，顧師傅正在學習算術，現在已經學到兩位乘法了。我想起早兩年，廠裏動員大家參加文化學習，教員到車間來辦理報名登記。顧師傅看見他們從樓梯東頭上來，便趕緊從西頭悄悄（ $<1x$ ）溜開。現在和兩年以前多不相同了啊。

工人們陸續走進休息室來，我被工人們包圍住了。過了一會，顧師傅對着大家喊：

“時間到了，大家接班去吧！”於是大家紛紛地走出屋子。

我們跟他們到了煤氣爐。這時兩班工人正在交接，上班和下班的工人都整整齊齊列成隊，對面站着。顧師傅站在當中，正在聽另一班生產組長的彙報（^{〔彙〕讀}_{ㄏㄨㄟˋ}〔會〕）。他的頭低着，顯得很用神在聽。他的臉現出了一條一條又深又長的皺紋，好像刻上去的。這一切都使人想到，好像一個久經戰爭鍛鍊（^{〔鍛〕讀}_{ㄉㄨㄢˋ}〔段〕、^{〔錄〕讀}_{ㄌㄨˋ}〔練〕）的老指揮員，帶領着立刻要出發作戰的部隊，在領受任務。

我悄悄地問老趙：“新制度？”

“新行的交接班制度。”老趙答道，臉上出現了抑制（^{〔抑〕讀}_{ㄧˋ}〔疫〕）不住的高興的神情，這神情我注意到好幾回了。

交接完畢，大家立刻開始工作。我留意一下這座新的建築：屋子是水泥鋼筋的，刷得雪白；周圍有玻璃（^{〔玻〕讀}_{ㄅㄛ}〔波〕、^{〔璃〕讀}_{ㄌㄧˊ}〔離〕）窗和百葉窗，陽光從外面射進來，照得通亮。自動化煤氣

爐上，鑄有“上海××機器廠造”幾個字，擦得熠熠（〔亦〕）閃光，連一點黑影子都沒有。工人們操作着，不時在黑板上記下一些什麼。這是過去最髒的一個工場，現在一切都變得如此明亮，乾淨。

我透過前面的窗子，看到以前的煤氣爐。爐身掛滿煤焦油，以前用的煤鍬（〔鍬〕）、鉗子（〔鉗〕）……堆在一邊。爐蓋被拉開了，露出黑森森的爐口，瞪着（〔瞪〕）破屋頂，好像在問：“我們怎麼辦呢？”

我自然而然想起過去操作時的圖畫：絳黃色的（〔絳〕）濃烟，充滿四周。夏天還沒有到，這裏熱得就跟在鐵鍋裏似的，幾乎每天都有人蒼白着臉，口裏噴着唾沫（〔沫〕）泡子，從爐子旁邊被抬出去。

烟薰（〔熏〕），火灼（〔灼〕），風吹，雨打，太陽燒……這樣的日子，不會回來了。

“大家很滿意吧？”我問老趙。

老趙笑着，不作聲，隔了一會才說：“當

然滿意。不過裏面有故事哩，關於顧師傅的，我們到前面去談吧。”

“現在一提起自動化，啊哈，每個工人都會纏住你吹半天！”老趙開始說，他的臉上又出現了那種壓抑不住的高興的神色。“可是剛開始，大家並不是全都擁護的，顧師傅的態度就不太熱火！”

“這是一定的，新爐子在操作上、習慣上都會產生許多困難。”我說。

老趙搖搖頭：“早先我們也這麼愁，錯了！困難嘛（^ㄣ_ㄣ），當然有。我們爐子上最老的兩個煤氣工就是顧師傅跟曹桂生（^{〔曹〕}_{讀ㄘㄠ}）。打滿清到現在，在這號爐子邊上轉了三四十年啦，光看看烟子的顏色，側着耳朵聽聽爐子裏的響動，就能斷定煤氣燒得怎麼樣。猛一下換個新的，當然有困難，不習慣。可是顧師傅不是怕困難的人，他心裏長的是另一號疙瘩（^{〔疙瘩〕}_{讀ㄍㄜㄊㄚ}，^{〔割〕}_{讀ㄍㄜ}，^{〔答〕}_{讀ㄉㄚ}）！”

我不禁驚異起來，用心聽他說下去。

“檢查起來也是我們工作上的缺點，光宣傳爐子自動化以後可以提高生產啦，可以節省勞動力啦，到底能節省多少勞動力，這些勞動力往哪攔（《古》
〔割〕），可不具體。這就是顧師傅的心病：爐子再壞，他跟它一起度過了三四十年啦，它已經成為老顧心上的一塊肉；要是一自動化，把他也節省下來啦，調到別的地方去，那簡直就是挖了他心上的肉，要他少活幾年！啊哈……”說到這裏，老趙忽然用手背在我膝蓋上拍了幾下，“你應該記得的，才實行勞保條例，我們不過按規定問了他一下：‘顧師傅，要退休的話，你是有條件的。’一聽這個話，他的臉立刻像刷了粉似的：雪白！嘴巴一癢（（ㄅㄨㄣˊ））一癢：‘覺得我老，沒……沒用，就說吧，別跑馬廳賽馬似的，光繞圈！’我們解釋了好久，他才轉過氣來，你不記得了嗎？”

“我記得。”我說，想起了顧師傅當時激動

的樣子。

“我們就是不注意總結經驗，（我忽然湧起一個想法：老趙也變得更成熟了！）這一次又沒有摸到顧師傅的心，光覺得他熱勁不大，事情也就往下幹啦。後來我們檢討一下，心裏有這號病的人，還不少哩！

“有一天，顧師傅到醫院裏去看曹桂生。
老曹在你走後不久，就進了醫院，到現在還沒有斷出是什麼病。據說也是老爐子害的，現在每天把針扎到身體裏面去抽水，抽出來的水也是黑漚漚的（溫又讀），就像黑煤染的，你說怪不怪！顧師傅坐在老曹牀邊，問了他的病後，就半天不作聲。最後還是老曹起的頭：



“廠裏這些天搞些

什麼？’

“顧師傅嘆了口氣：‘唉，老曹啊，我們這一輩算到了頭啦！’

“老曹一驚：‘出了什麼事？’

“顧師傅猶豫了（〔猶〕讀！又〔由〕、〔豫〕讀口〔還〕）一陣，才把廠裏搞煤氣爐自動化的事告訴了他。

“‘自動了，’顧師傅說，‘就得減少人；減誰呢？當然是我們這些老的！’

“老曹這個人你是知道的，輕易不肯拿重話說人。聽了以後，兩手疊在白被單上，半天沒有說話。心裏大概也鬥爭了一下的，最後才說：

“‘老夥計，你要不生氣我就說，這明擺是一樁好事哩，我們不該做什麼亂夢，過去別說自動化，就連請廠方修一修烟囱上的裂口，都是一說三搖頭的！你記得那一次吧，風一颳，雨一打，半夜裏烟囱嘩啦（〔嘩〕讀〔花〕）一聲垮下來，劉萬明（〔劉〕讀〔流〕）不就是這樣活活壓死的！就拿我來說吧，這個病還不是老

爐子賞的！我們兩個幹了一輩子，吐口痰，黑的；擤($\pi i \angle$)一下鼻涕($\frac{去}{刖}$)，黑的；吃一口飯，黑的；連吸一口氣，都沒個乾淨。自動化早來，我也不會像現在，躺在牀上，望着你們乾着急，幫不了手！’

“說到這裏，也許老曹覺得說得太重，便打住了，並且安慰他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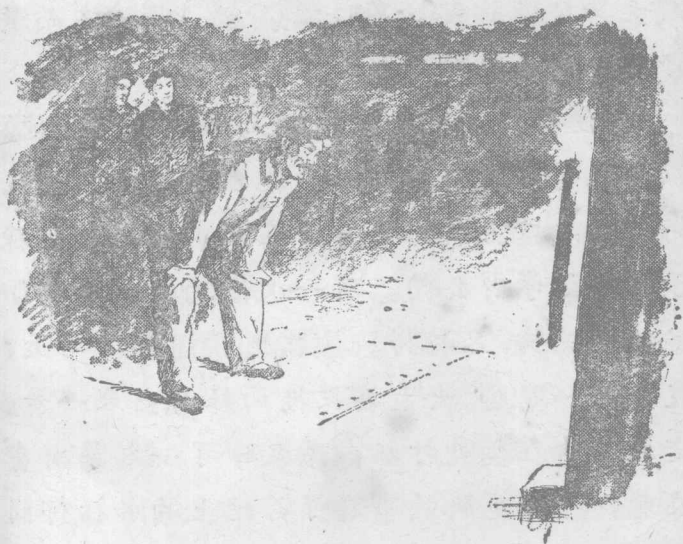
“‘你找廠長老趙他們聊聊吧($\frac{〔聊〕讀}{为|么}$)。就是調，也不會調得不讓你幹活！’

“顧師傅抬頭看了曹桂生一眼：‘我不是怕沒活幹，你還是不了解我！’他大概是想說下去的，嘴巴動了一下，忽然用手在臉上抹了一下，停住不說了。……”

我插進去問了一句：“這些話是他來找你談的嗎？”

“不是。”老趙說，“這些都是後來我去看老曹時，他跟我說的。幹工會的不了解羣衆真不行啊！一直到新爐子安好，試送煤氣那天，我去請了他三次，他都沒來，我才想到一定

是他思想上還有什麼結子沒有解開。臨到要點火了，我私下裏猜度，大概是不會來的了。可是火剛點上，啊哈，他老人家趕來了，還有點氣喘，大概是跑急的。來了以後，他到處張張摸摸，從自動上煤，一路看過去，眼睛都不眨(ㄣㄣ)一下。開始臉上還繃(ㄣㄣ)得緊緊的，慢慢就有了光彩。到了馬丁爐前，看到火燄(ㄣㄣ)呼喇(ㄣㄣ)呼喇衝出來，忍不住就



大聲笑起來。可是回頭一見大家正衝着他笑，啊哈，這老頭子真有意思！他嘴一癢，又把臉轉過去了！……真有意思！

“就在當天晚上，慶祝自動化開工，會上宣佈還是請他當煤氣爐生產組長，張祥明副的。可惜你沒在場，當時他的神情，我說也說不出來，我只擔心他哭，我在心裏說：‘老顧，別哭啊，今天是個喜慶日子，你一哭，我主持會場的就抓不住繮（韁）啦！’幸而還好，他到底照顧了我！

“沒有幾天，大家在職工學校發現了他。以前他對學習興趣不大，現在學文化，學技術，煤氣爐上數他第一。在家裏他跟自己孫子還訂了學習公約。有一次他的老太婆端了水給他洗腳，只聽得腳盆撲通撲通響了半天，沒洗好一雙腳。老太婆從後面灶房出來一看，老頭子腳在盆裏打水，手裏拿了一本算術書在看，早把洗腳的事忘了，地上的水打得簡直可以養魚。啊哈……”老趙忽然把頭一



昂(ㄣ),朗聲([朗]讀_ㄣ)笑起來:“說到曹操,曹操就到!”

我回頭一看,顧師傅來了,遠遠地指着我們叫道:

“老艾,打了鑼找你,你躲([躲]_ㄣ)在這兒!”

我笑道:“跟老趙在閒聊,有事嗎?”

“有個事想跟你商量,下了班到我家走走吧。”

老趙接口問道：“什麼事，秘密嗎？”

“秘密！工會主席在，不能說！”顧師傅對老趙俏皮地（〔俏〕讀）眨眨眼，笑着又回到煤氣爐上去了。

我和顧師傅一起走。顧師傅才洗了澡，身上還帶着肥皂香。他穿了一套新的藏青色的卡其布服裝，顯得年輕了許多。一路上和人打招呼，點頭。

這時挨近黃昏，空氣清新，周圍景物顯得特別清晰（r!）。我注意到田野中間新添了許多屋子，顧師傅大概也覺察到了，開始一處一處指點給我：這是張祥明的，這是翻砂部（〔砂〕讀）佟秋山（〔佟〕讀）的……他說的那麼熱心，好像這些新屋子全是他的。

我們走進屋子時，顧老媽媽正坐在屋子當中洗衣服。顧師傅站在門口，咳嗽了一聲，就發話道：

“唉，洗衣服怎麼就跟開展覽會（〔覽〕讀）似

的，攔在屋當中。”

顧老媽媽抬起花白的頭，眯起眼睛瞟（ㄨ ㄟ）了我一眼，大概還是沒看清，以為是陌生客人，兩隻濕手在胸前一抹，慌忙端起木盆向後走。顧師傅又發話了：

“噯（ㄞ），忙什麼，看看誰來了！”

老媽媽轉過身子，又仔細（〔仔〕讀ㄗ）看了我一會，然後把盆子丟在桌上，踮着（〔踮〕讀ㄊㄢˋ）腳歡叫：“哎啊，還道是誰呢！老頭子也不早說，真是……”

顧師傅忍不住笑起來，阻攔地說道：

“看，話匣子一開，就關不住啦！快去把剩下的半瓶竹葉青拿來，還有小菜……”

老媽媽到後面張羅（〔張羅〕讀ㄓㄤˊ ㄌㄨㄛˊ）去了。我悄悄對顧師傅說：

“顧師傅，一年不見，你各方面都變了，就是跟老媽媽說話還是有點……”

顧師傅立刻紅起臉來，朝後望了一眼，然後說：